

石
涛



上卷

陈国平

著

石清

庚子年夏
陈国平画

上卷

陈国平 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

本书为 2009 年度广西艺术学院科研项目
项目编号：KY200910

本书为 2011 年度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
项目编号：201106LX340

本书获广西艺术学院学术著作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ZZ201204



石濤
書畫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西艺术学院院长，广西政协副主席
黄格胜教授 题字



陈国平近影——颜亨德摄影

陈国平

1954年生，字苦耕，号桥上人，广西荔浦人。1982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艺术师范系美术专业并留校工作，2002—2004年攻读广西艺术学院桂林中国画学院研究生班美术学（山水花鸟方向），师从著名中国画家黄格胜教授，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现为广西美协会员，副研究馆员。主要作品有：《磨》《土有土的办法》《百花齐放，硕果丰收》《硕果累累》等。

主要论著有：

1. 《卑鄙的伎俩 罪恶的用心——揭穿蒋经国胡说台湾“并无政治犯”的无耻谎言》（合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 1978 年 1 月《广播谈话》节目播出。
2. 《蒋帮的黑暗统治是今日台湾产生乞丐的总祸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 1978 年 2 月 18 日《广播谈话》节目播出。
3. 《观〈石刻兰花〉》，刊于《广西日报》1988 年 10 月 4 日第 3 版。
4. 《石涛籍贯之辨正——与陈开瑞老先生商榷》，刊于《艺术研究丛刊》1992 年第 1 辑，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5. 《论期刊情报学及其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刊于《学校文献信息工作》1997 年第 1 期。
6. 《论期刊资源的全方位开发与利用》，刊于《艺术探索》（综合版）1998 年第 3 期。
7. 《石涛生年考》，刊于《中国美术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年版。
8. 《论中国西部图书馆事业的超越发展》，刊于《图书馆界》2001 年第 2 期，并辑入《中国现代发展理论荟萃》，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9. 《论期刊情报学》，刊于《教育教学论坛》，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10. 《网络环境与新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的变化和对策》，刊于《情报科学》2008 年增刊。
11. 《创建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新环境》，刊于《当代文化与教育研究》2009 年第 5 期。
12. 《评〈虬峰文集〉中有关石涛诗文的几点舛误——兼与汪世清、徐邦达等先生商榷》，刊于《艺术探索》2011 年第 2 期，并选入《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学报 2011 优秀美术论文选》，河北美术出版社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13. 《论石涛籍贯》，刊于《艺术探索》2011 年第 5 期。
14. 《论石涛身世和生年》，刊于《艺术探索》2012 年第 3 期。
15. 《石涛云游访道和禅学师承考》，刊于《艺术探索》2012 年第 4 期。
16. 《石涛卒年考》，刊于《艺术探索》2012 年第 5 期。
17. 《石涛广西境内行踪考》，刊于《艺术探索》2013 年第 1 期。
18. 《石涛在宣城时期的行踪及艺术活动考》，刊于《艺术探索》2013 年第 3 期，并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 J7《造型艺术》2013 年第 6 期全文转载。
19. 《石涛居长干寺一枝阁时期行踪及艺术活动考》，刊于《艺术探索》2013 年第 4 期。
20. 《石涛客居扬州时期行踪及交游考》，刊于《艺术探索》2013 年第 6 期。
21. 《石涛北京时期交游及艺术活动考》，刊于《艺术探索》2014 年第 1 期。
22. 参考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科学建筑工程”2010 年度开放基金课题“广西书画学研究——桂学中的视学文化”（项目编号：KF2010015）。

序一

陈传席

不久前，我去台湾，和台湾的学者们谈论中国艺术的传统是什么。大家一致认为，是人文精神。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文官治政的国家。当西方国家开始文官治政时，中国的文官治政早已根深蒂固，超越西方一千多年了。西方的技是技，文是文，哲学是哲学，医就是医，画就是画。而中国不然。文人们是论道不论技的，技是工匠们的事，文人们则认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道进乎技”，道比技更进一步，而且性质也不同。质言之，技进一步为道。《庄子·养生主》中说的那位庖丁杀牛技术很高，文惠王表扬他“技盖至此乎？”庖丁马上反驳：“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连一个杀牛的也要把他的技术上升到道的境界。还说：“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所以，中国的技在文官治政的影响下，都要上升为道才能入大雅之堂。比如医学，必须是大文人才能成为医家，开处方讲究君、臣、佐、使，要懂五行学说，这些都是属人文方面的知识。西方的医学知识如化学等，还是科技层次的。中国的画“非画也，真道也。”世界上只有中国有文人画，日本、韩国、越南等是受中国的影响，但也始终学的是表面。其他国家的画就是画，无论是专业画家、民间画家、外交官、科学家，画的油画就是油画，不存在文人画。而中国的画家必须是文人，唐以前的顾恺之、宗炳、王微、阎立本、王维等都是文人，政府官员也必须是文人。宋代文人画正式形成规模，以后的画家几乎都是文人，不是文人的画，便不足论。“元四家”、“元六家”都是大文人，赵孟頫、倪云林在文学史上还有很高的地位，“吴门四家”有三人有文集行世，仇英没有文集，《文苑传》上便没有记载他，只有文（征明）、沈（周）、唐（寅）三人；而日本也只承认吴门三家，到了“吴派四家”便把仇英去掉了。董其昌、陈洪绶、徐渭，直到石涛，都是能诗善文的好手。到了黄宾虹，不但研究历代绘画，对三代两汉的钟鼎彝器，君学、民学都有研究，他的手稿丢失大半，剩下还有十几本。到了傅抱石、潘天寿，人文精神就略薄了一些。他们都有很多著作，但仅限于绘画方面的。到了李可染，干脆没有著作了。但李可染还有几句画论可取，李可染之后的所谓大师、名家，便仅有一点儿技术，至于人文，连门也未沾到。所以，台湾学者认为大陆的画人关键不是缺少技术，更重要的是缺少人文。

提倡人文，这就给研究者提出了正确的课题。实际上，学者们研究的古代画家，都是人文精神很强的画家。董其昌为什么是热门课题，就因为他有几本著作，还有论画著作，人文成分较强。

石涛为什么是热门课题？在“四僧”中，八大山人的笔墨功力是远高于石涛的，石溪的苍浑老辣也是石涛所不及的，浙江的冰肌玉骨，冷逸绝尘，更为石涛所佩服，石涛对历史上的大家董源、米芾、董其昌都看不起，不是“笑倒”就是“捧腹”，他一生只佩服浙江。他向八大山人索画，看来也是佩服的。其次便还提到担当，说“观此画大有解脱之相”。“四僧”

中浙江、八大山人都是有诗文的，只是没有专门的著作。石溪在“四僧”中是人文成分较少的一人，所以，研究石溪的人也最少。“四僧”之中最有人文且又表现出来的当首推石涛，他的重要作品上皆有题诗或题文，他还有一本《画语录》的著作。

所以，研究石涛是最有价值的课题之一，对当代画坛也最有补益作用。研究石涛也是国际性的课题，外国学者研究石涛的论文和著作也是层出不穷。我也写了不少研究石涛的论文，但是不敢发表，因为我不知道我研究的问题是否有人研究过。那浩如海洋的论文和著作，我也无力去翻找阅读。

去年我就读到四本巨著，一本是汪世清编著的《石涛诗录》，其中也有他研究石涛的成果。还有两本是汪世清的《画坛查疑补证散考》（上下册），其中石涛是研究的重点。再次是老友朱良志的《石涛研究》，煌煌巨著，功力非凡。我想石涛研究该差不多了。谁知又有美国人乔迅的《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又是煌煌巨著，我还没有来得及阅读。今天又接到广西艺术学院陈国平教授寄来的《石涛》，比前几家的巨著规模更大。但这一次问题很严重，因为要我为他的著作写序。而且，我正为几本即将出版的著作忙得焦头烂额，还有我的画展也一推再推，他又要得很急。我只好大概翻了翻，又选了几篇重点阅读。读后颇为惊叹。一是他研究石涛加搜集资料，已有二十多年时间了；二是他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研究石涛的资料达五百多篇（部）；三是他为研究石涛又跑了很多地方，亲自去考察。他的这本《石涛研究新论》，涉及到石涛的很多方面，内容之广，超乎前人，很多地方填补了空白。胡适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很多问题，一些大权威已有定论，但陈国平教授还是提出了很有力的新论。比如石涛的生年，近来都以《虬峰文集》的说法为准，我是以石涛自己的诗为准，自己是最知道自己的年龄的。但陈国平提出了有力的证据，令人信服，我读后也轻松多了。

这本书中的新论很多，读者阅读后，自有公论。更可贵的是，作者在此书中提供了很多的重要信息。

总之，研究石涛的人，这本新论著作是不可或缺的。有了这本书，你再研究石涛，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便会事半功倍。

中国画家要提倡人文精神，对石涛的认识是必须的，石涛的人文精神也应该继续发扬。

我读了这本书之后，一时高兴，便写了以上这些话，不知可为序否？

2012年2月16日急就于中国人民大学

序二

李普文

对石涛的研究几乎是纵贯整个 20 世纪有关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在百余年的研究中，专家学者们发现了许多问题，解决了许多问题，但依然有不少问题存在争议，困扰着研究者们。2005 年，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先生出版《石涛研究》，煌煌五六十万言，从“画语汇释”、“禅道渊源”、“交游丛考”、“作品考略”、“版本考略及其他”五个方面，围绕石涛的绘画理论、石涛与佛道二教的关系、石涛的生平交游、石涛的绘画作品、《画谱》的真伪等几大方面展开，以翔实、严谨、缜密的考据，辨析探讨了石涛研究中的许多相关问题，可谓近百年来石涛研究的扛鼎之作。

由于曹雪芹与《红楼梦》的问题，产生了一个专门的学问“红学”。类似专门之学，以中国文学史界为例，尚有如：主要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楚辞学”、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杜诗学”、研究刘勰及其主要作品《文心雕龙》的“龙学”、研究鲁迅及其作品的“鲁迅学”，等等。围绕石涛及其作品（包括绘画、诗文、理论），疑点之多，争议之大，与“红学”正相仿佛，而有关论文专著之多，在中国美术史上恐不作第二人想。因此，仿之文学史界，说美术史论中有个“石涛学”，大概也是可以成立的。

陈国平的《石涛》，最大的成绩是对于石涛的生平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订梳理，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撰写了石涛年谱。当然，这一过程必然涉及到一系列相关问题，如生活、游历、交接、作品真伪、与佛道二教的关系、思想等。基于这样一个全面的考察、认识，国平对石涛的绘画理论当然就有了更加深刻和独到的理解。

国平的石涛研究，起始于 1987 年，应该比朱先生早，而其书稿的完成，则已在朱先生著作出版 7 年之后。当然，时间的长度不能说明问题的本质。在掌握文献方面，两人可谓各有擅长。国平的优势是，一方面他能够借鉴朱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他能据自己已有而朱先生没有的资料来批评朱先生。学术问题，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因此展开讨论是必要的。就此而言，国平的《石涛》，其中一些观点看法与朱先生相近，是正常的，与朱先生相异或相反，同样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所谓“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国平考据所及，于古今记载，诸家意见，或是或否，而都言必有据，信而有征，不做蹈空臆测之论。如作者详细考证出石涛的籍贯是桂林，而非全州。石涛云游访道的行踪是：全州→岳阳→武昌→嘉兴→杭州→庐山→武昌→汉阳→松江→庐山→杭州→松江→宣城，而并非此前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武昌→荆门→洞庭→长沙→衡阳→越中→宣城”，等等。其中牵涉到许许多多枝节性的问题，作者不避艰难枯燥，不惮繁复琐细，详加厘定考核，其间新论迭出，解决了很多过去缠夹不清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

不仅对于石涛研究，对于其他相关人物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了解清初画坛，乃至对于认识明清之际的社会都有相当助益。至于有些限于各种原因和条件不能得出最终结论的，则陈述事实，说明理由，绝不强作定论，如关于石涛的卒年。

国平从事石涛研究，起因是 20 多年前广西的一批同好组织了一个石涛艺术学会，国平作为其中一员，当时即决定写一部石涛的书。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部书一写就是 25 年，几乎耗费了他生平最精华的时光。这 25 年里，他默默地四处搜寻资料，阅读文献，埋头写作，没有因为石涛研究申请课题立项资助，更没有拿它去申报职称、评奖。他完全是自己掏腰包，跑了全国许多地方的图书馆，查找、复印、抄写资料。一句话，他的石涛研究，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与心思。这使我想起另外一个人，一个在美术史论界赫赫有名，然而迄今在网上、在“百度百科”里查不到其生平的一个人，而他的《中国画学著作考录》，却是任何研治中国美术史者的必读之作，他就是谢巍先生。谢先生与我的导师林树中先生是同学，他撰写《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也完全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自己私人的腰包，访遍国内相关的图书馆、藏书家、学者……

如今，有这种治学精神与态度的人越来越少。但我相信，虽然少，但是它绝不会断。我所知的就不止谢巍先生一人，即便我所亲身交接的也不止国平一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些乐之者孜孜于其所乐，这大概就是一些人所着力强调的“学术在民间”的真实含义与真正意义吧。

严辉《国际学术会议：人傻钱多速来》一文引钱钟书先生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作者指出，这无非要表明做学问得耐得住寂寞，坐得起冷板凳。从学术和谋生的关系看，传统观念甚至认为，做学问不足以谋生。陈寅恪先生有言：“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载《中国青年报》2011 年 05 月 11 日 02 版）。

时下，所谓“儒商”盛行，“著书都为稻粱谋”。如果仅仅是“稻粱谋”也还情有可原，毕竟生存是第一要义。但是，当下暴露出的许多情形已远远超出稻粱谋，而是地位谋、身份谋乃至权力谋、金钱谋了。按说，追逐这些本无可厚非，“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尚且如此真情告白，何况生活在当下市场经济时代的普通人？但是，在以这句话自我辩护的同时，人们似乎忘记了这只是一句话的上半截，完整的这句话还有下半截：“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什么叫“不可求”？也许在今人看来，就是求之不得。而孔子的本义则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里，孔子所谓“道”，在今天可以用法律兼道德来代之。这就是说，求，是以合乎法律与道德的方式去求。否则，即便富贵唾手可得，自己送上门来，也不愿、不能接受、享受。

说了这么多，似乎都是废话。“这不是常识吗？”有人说。确实，这是常识。而当下正需要大力恢复常识。因为，常识正在被人遗忘，有意遗忘；被人歪曲，刻意歪曲。层出不穷的学界丑闻似乎在不断地验证着“没有最丑，只有更丑”的戏言。愈演愈烈的学术抄袭案还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类型。更有学者的所谓科学研究所谓学术结论公然罔顾事实，违背常识，掩耳盗铃，假痴不癫，诸如：自行车是城市交通堵塞的主要原因，估价 24 亿元人民币的金缕玉衣，等等。这种人，可谓业儒为商，或者也可称之为“商儒”。

如果说，从某些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专家学者的堕落，看到了中国学术的腐败的话，那么，从陈国平的身上，我们则看到了专家学者的坚守，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希望。

自序

我是1987年仲秋加入石涛艺术学会的。从那时起，我开始广泛搜集有关石涛的各方面资料。要搜集有关石涛的各方面资料，说则易，做则难，而且是十分的艰难。既要搜集其文字作品，又要搜集其书画作品，还要搜集后人记载或研究其之文章和专著；既要搜集清代时有关其之资料，又要搜集近现代有关其之资料；既要搜集国内有关其之资料，又要搜集国外有关其之资料。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每一次都要翻阅大量的资料，有时有收获，有时毫无收获。有的资料允许复印，有的资料不允许复印，还得花许多时间去抄写，哪怕是要抄十天半月，也得必须这样做。近的图书馆查找完后，就要到远的图书馆去查找。太远的图书馆没时间去查找，就花钱请朋友帮复印或抄写。找不到的资料，只要有书卖，就想办法买回来。查找资料还要做到不影响工作，这就逼着我要利用空余时间去查找。因此，每到双休日及寒暑假，就是我忙着查找资料的时间，这就使得我吃了不少苦。为了尽可能地查全收齐资料，以便日后研究石涛少出错乃至不出错，吃点苦算不了什么。但最使我头疼的是，有个别馆不予配合查询以及有的资料收藏在国外，这给我查全收齐所需资料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辛努力，现已搜集到有关石涛的各方面资料达五百多篇（部），虽然谈不上是绝对的齐全，但能给我下一步进行石涛研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我也心满意足了。

进行石涛研究，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要从事这一研究，要求研究者要具备很多方面的知识，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伦理学、历史、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例如《周易》、《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儒家学说、佛教、道教、禅学、绘画美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图书史、中国印刷史、古籍版本学、古籍文献学、历法常识、中国地理、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画技法、书法、篆刻、图书馆学、图书分类学、目录学、中文工具书使用法等等。从这些知识来看，有一半我是陌生的，这就使得我要花许多时间去学习。

过去三百多年的石涛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可喜成就，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石涛身世与籍贯研究；二是石涛生卒年研究；三是石涛生平、行踪及交游研究；四是石涛画论及绘画美学思想研究；五是石涛绘画作品及画法研究等。主要作者有：陈鼎、李麟、胡琪、汪绎辰、张庚、张沅、员燉、汪鋆、秦祖永、李斗、邵松年、程霖生、乌以锋、杨溥、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温肇桐、梁烈亚、俞剑华、郑拙庐、〔台湾〕李叶霜、朱荫龙、徐复观、黄兰波、徐邦达、叶朗、姜一涵、王逊、〔台湾〕释明复、谢稚柳、〔美〕傅申、〔美〕王方宇、方闻、郑为、汪世清、朱良志、萧燕翼、李万才、韩林德、杨成寅、陈传席、张长虹、蔡星仪、孙世昌、伍蠡甫、薛永年、叶长海、郭因、刘长久、〔日〕新藤武弘、林同华、丁家桐、吴冠中、顾强先、樊波、贺志朴、〔美〕

乔迅、[美]Marlgn·Fu and Fushen、[英]苏立文、[日]西上实、[美]李铸晋、[日]铃木敬、[日]古原宏申、[美]安濮、[台湾]戴海鹰、周志诚等等。他们在以上五个方面的石涛研究成果，基本奠定了石涛研究的基础，基本理顺了石涛人生脉络大的方向，更深刻地解读了石涛《画语录》、《画谱》中深奥晦涩的理论，为后人了解石涛生平及其绘画美学思想等，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工作，也为后人研究石涛带来了许多的便利，省却了许多的工夫。但难免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及舛误，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补充和更正。

为此，在石涛研究中，我既要补充许多不足之处，又要更正许多舛误之处，从而对大量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理顺。如：石涛籍贯问题，应以石涛所说的“靖江后人”、“赞之十世孙阿长”为依据，还是以他人所说的“明楚藩后裔”、“广西梧州人”、“江西南昌人”、“江宁人”、“河南人”、“广西全州人”等为依据？是以“籍”变“贯”来确定石涛的籍贯，还是以“贯”和“籍贯”的正确定义之标准及其族谱来确定石涛的籍贯？又如：石涛生年问题，是以石涛 50 岁作的“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如冰”之诗及在 60 岁所作《庚辰除夜诗》中的“今周花甲”为主要证据，还是以他人所说而又证明是错误的言论为主要证据？又如：石涛僧籍问题，是在广西全州报恩光孝寺（湘山寺），还是在湖北武昌或者广东南海万寿寺？石涛作为靖江后人，是出生在桂林靖江王府，还是出生在广西全州或者永州姑姆潭？等等，这些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确定及全面的纠正。

笔者撰写本书，多以议论文（或曰说理文）的方式，讲事实，摆道理，重证据，重考证，以理服人。对过去一些人在所论石涛中存在的不足，尽可能予以全面地补充，使之更为完整；对过去一些人在所论石涛中出现的种种错误观点，亦尽可能予以纠正；对过去一些人在所论石涛中出现的种种正确观点，则予以肯定和赞同。如遇过去一些人在所论石涛中出现的诡辩论和造假行为，则予以揭露和批判。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又以记叙文的方式，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从头至尾地叙述石涛的生平和行踪，介绍石涛的文字作品、绘画作品及绘画美学思想。撰写本书，力求文字生动，通俗易懂，解疑释义，“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文章流别论》），使之“文以明道”。撰写本书，在价值上注重可读性、资料性、学术性。力求严谨，力戒浮夸。力求用新的方式、新的内容、新的事实、新的证据、新的见解来撰写本书，故曰“新论”。在石涛研究领域里，本书第一次详细介绍石涛身世及靖江王族系宗谱；第一次详细介绍石涛籍贯，并对过去所有人在这一问题上提出的种种错误观点予以纠正，认定石涛籍贯是桂林；第一次详细介绍石涛生年，对过去所有人在这一问题上提出的种种错误观点予以纠正，认定石涛生年为 1640 年除夜；第一次揭示了石涛父亲朱亨嘉在桂林称监国及被害的详细情况；第一次详细介绍石涛始入佛门就在广西全州报恩光孝寺（湘山寺），并非是武昌和南海万寿寺；第一次详细介绍石涛云游访道的行踪是：全州—岳阳—武昌—嘉兴—杭州—庐山—武昌—汉阳—松江—庐山—杭州—松江—宣城，并非是武昌—荆门—洞庭—长沙—衡阳—越中—宣城；尤其是第一次撰写石涛从 1640 年除夜出生至 1718 年去世的年谱，等等。填补了过去这一领域里出现的许多空白。它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但愿能引起大家的关注。由于笔者才疏学浅，知识有限，研究石涛方面亦十分有限，还有不少方面来不及研究和探讨，所著此书难免有不少不尽如人意或不当之处，敬请行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多多赐教。

目录

序一 陈传席	九
序二 李普文	一一
自序	一三
图版目录	一五
绪论	一
第一编 石涛新传 九	
第一章 石涛身世和籍贯	一一
第一节 石涛身世	一二
第二节 石涛籍贯	一七
一、评在石涛籍贯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	一八
二、按标准来确定石涛籍贯	三〇
第二章 石涛出生至婴幼儿时期	三二
第一节 石涛生年	三三
第一种观点：1630年说	三四
第二种观点：1623年说	三八
第三种观点：1636年说	三九
第四种观点：1642年说	四〇
第五种观点：1641年说	四三
第六种观点：1640年说	四五
第七种观点：1643年说	五二

第二节 动荡不安的明末年代	五二
第三节 石涛出生地	五四
第四节 石涛出生后在靖江王府的日子	五七
第三章 石涛遭难入佛门	五九
第一节 石涛父亲朱亨嘉被害	六〇
第二节 石涛遭难偶未绝	六四
一、救石涛脱险	六四
二、石涛僧籍全州	六八
第四章 石涛入僧后在广西境内的行踪	七八
第一节 始习清净禅	七九
第二节 客居梧州冰井寺（水井寺）	八〇
第三节 离开冰井寺后的去向	八一
第四节 十四写兰在全州	八三
第五章 石涛云游访道，禅学师承	八六
第一节 石涛为何东下云游访道	八七
第二节 云游始于湘江涯	八八
第三节 湘鄂江浙匡庐吴越游	九六
第四节 禅学师承在九峰	一〇二
第五节 石涛到松江拜师的时间	一〇九
第六节 石涛法名“超济”质疑	一一〇
一、关于石涛最初法名	一一一
二、关于上海龙华寺的“超济”和尚	一一三
第七节 石涛法名“道济”质疑	一一四
第八节 石涛云游访道的行踪	一一六
一、石涛云游访道从何地开始？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	一一六
二、石涛早期的题画诗跋，最能反映石涛游踪	一一六
第六章 宣城徽州交朋友 笔墨寄情师黄山	一二〇

第一节 石涛为何来到宣城	一二一
第二节 宣城·敬亭山·广教寺	一二三
第三节 旅居宣城时期的行踪及艺术活动	一二四
一、初到宣城	一二四
二、游黄山、徽州	一二八
三、从黄山返宣城后的行踪及艺术活动	一三四
四、游石梁	一三七
五、为涵中老道翁作《策杖图》和《行书》	一三七
六、初游扬州	一三八
七、从扬州返宣城后的行踪及艺术活动	一三八
八、朝发真州暮广陵	一四七
九、松江之行	一四七
十、从松江返宣城后的行踪及艺术活动	一四八
十一、泾县之行	一五〇
十二、三客扬州	一五三
十三、又从扬州返宣城后的行踪及艺术活动	一五三
十四、游苏州虎丘山	一五六
十五、从苏州返宣城后的行踪及艺术活动	一五六
十六、再游泾县	一五七
十七、王摅相访广教寺	一五七
十八、舟次芜湖相晤汪士茂	一五八
第四节 笔墨中广交朋友	一五九
一、石涛情结宣城书画社	一五九
二、石涛情结徽州	一七六
三、在宣城期间的其他朋友	三二一
第五节 师兄喝涛	三五五
一、喝涛原是太监，是石涛的救命恩人	三五五
二、喝涛始入佛门于全州湘山寺	三五六
三、与石涛云游访道、禅学师承	三五七
四、驻锡敬亭广教寺	三六〇
五、驻锡麻姑山天如禅院有疑	三六一
六、挂单泾县大安寺	三六二
七、驻锡金陵西天禅院	三六三

八、喝涛能诗善画	三六四
九、喝涛晚年是否又回到宣城广教寺？	三六六
十、喝涛何时故去	三六七
第六节 笔墨寄情师黄山	三六八
一、话黄山	三六九
二、石涛三游黄山	三七一
三、石涛画黄山作品统计及研究状况	三七六
四、我自用我法	三七八
五、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	三八〇
六、石涛与黄山画派	三八一
七、石涛与宣城画派	三八二
八、石涛与新安画派	三八五
第七章 旅居金陵之地 禅寄长干一枝	三八七
第一节 初居金陵	三八八
第二节 客西天道院期间	三八九
一、游西山	三八九
二、避暑西天寺，作画怀谢楼	三八九
三、游溧水，客永寿寺	三九一
四、作《竹石梅兰图》轴	三九一
五、回宣城，将再往南京	三九二
六、在怀谢楼作《双骥图轴》	三九二
七、客居向山草堂	三九三
第三节 禅寄长干一枝	三九三
一、话长干寺	三九三
二、禅寄长干一枝诗	三九四
三、独居长干一枝阁	三九八
四、开堂说法	三九九
第四节 居长干一枝阁后的行踪及艺术活动	四〇〇
一、初居一枝阁的交友及艺术活动	四〇〇
二、偕登周处台	四〇八
三、居一枝阁三四年间的行踪及艺术活动	四一一
四、回宣城，登清音阁	四二六

五、从宣城返南京后的行踪及艺术活动.....	四二七
六、在南京后期的行踪及艺术活动	四三六
第五节 甲子长干新接驾.....	四四七
第六节 南京时期的代表作介绍.....	四四八
第七节 拟北游赋《生平行（留题一枝别金陵友人）》诗	四五〇
第八章 将行北上客扬州.....	四五三
第一节 话扬州.....	四五四
第二节 客居清江浦摘芦庵.....	四五六
第三节 赴秘园大集.....	四五六
第四节 客居扬州期间的行踪与朋友.....	四六〇
一、与卓尔堪的交往.....	四六〇
二、与王谓升的交往	四六二
三、客天延阁作画题诗记一日清课.....	四六三
四、为奇翁先生作《蓬莱芝秀图轴》	四六四
五、访闵宾连复同过蒋前民读书处.....	四六四
六、作《山水册》十开第二帧《水墨》册页.....	四六五
七、为次翁作《衡山图》	四六六
八、与释行吉的交往.....	四六七
九、与飞涛先生的交往.....	四六七
十、与用贤及杜乘的交往.....	四六九
十一、与五翁先生的交往.....	四七一
十二、与后与偕、后杓、乔梓的交往.....	四七二
十三、与子谋老先生的交往.....	四七二
十四、与眉倩道翁的交往.....	四七二
十五、与金亦陶的交往.....	四七三
第五节 第二次接驾.....	四七五
第六节 客居扬州期间的代表作介绍.....	四八〇
第九章 北上燕京有壮志 未能感君洗我心	四八二
第一节 话北京	四八三
第二节 在北京时期的行踪及艺术活动	四八六
一、客居北京且憨斋.....	四八六

二、偶过岳归堂	四九二
三、为黄又作《醉吟图轴》	四九四
四、秋过缈色亭	四九四
五、与大司农王骘的交往	四九五
六、五十岁作《诸方乞食苦瓜僧》诗	五〇〇
七、与王原祁合作《兰竹图轴》	五〇一
八、与王翬合作《兰竹图》	五〇三
九、在留耕堂为主人作《临风长啸图》	五〇五
十、与博尔都的交往	五〇五
十一、与王泽弘的交往	五一六
十二、客居慈源寺	五一八
十三、与图氏父子的交往	五二〇
十四、与桐君先生的交往	五二二
十五、与长源先生的交往	五二三
十六、与张氏伯兄弟的交往	五二四
十七、在津门道上作《游华阳山图》轴	五二五
十八、在北京观日食	五二六
十九、与拱北先生的交往	五二七
二十、为吴启鹏书《行书轴》	五二八
二十一、与其辉禅师的交往	五二八
二十二、与伯昌先生的交往	五二九
二十三、燕山游	五三〇
第三节 离京南归	五三〇
一、南归赋别金台诸公	五三〇
二、离京南归的时间	五三三
三、舟泊泊头镇	五三三
四、过故城河	五四四
五、过临清闸	五四五
六、舟过夏镇	五四八
七、北归南京	五四九
八、重游溧水	五四〇
九、重游新安练江	五四二
第四节 燕京之行的得与失	五四三
一、燕京之行之所得	五四三